

世界文学名著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俄] 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俄] 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李思贲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 书 名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作 者 [俄]马克西姆·高尔基
译 者 李思贲
组稿编辑 郭鏊权
责任编辑 谢 引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641 千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4-2235-1/I·1700
定 价 18.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童 年.....	1
在人间.....	189
我的大学.....	481

童年



谨以此书献给小儿

—

在一间昏暗狭小的屋子里，我爸一身素服，直挺挺地躺在窗户下边的地板上；他的脚丫子光着，足趾怪模怪样地叉开，一双温厚的手平搁在胸前，指头也蜷曲着；他那快活的眼睛紧闭，形成了两圈黑黑的铜币；慈祥的脸儿黑不溜秋，龇牙咧嘴，叫我挺害怕的。

妈光着半个身子，围一条小红裙，跪在爸的身旁，拿着我那把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把他那头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娘的嗓门喑哑，低声咕哝着什么，她那双灰色眼睛肿起好大，大滴大滴融化了的泪水夺眶而出。

外婆拉住我的一只手，——她身子溜圆，大脑袋，还有一双大眼，加上一个滑稽的松软的鼻子；她身着缙衣，显得飘柔悦目；她也在哭哭啼啼，在一旁陪着我妈，哭声有点儿独特，又很自然；她全身抖个不停，拽着我直往爸的身旁推。我藏在她身后，硬是不愿去；我当时是又害怕又尴尬。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人们哭过，也不明白外婆嘴里一再说的话是啥意思：

“好孩子，快去跟你爹告别，他没上年纪，不到大限就死了，你将再也见不着他了……”

我小时得过重病^①，才刚能下地行走；在我害病期间（这我记得很清楚），我爸高高兴兴地照料着我，后来他突然不见了，代替他照料我的则是老外婆了。

“你是从哪儿来的？”我问她。

^① 一八七一年，俄国阿斯特拉罕一带霍乱肆虐，本书作者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叫阿廖沙）三岁患此病，他父亲马克西姆因护理他而染疾不治身死，后由远道而来的外婆护理。

她答道：

“从上头下诺夫戈罗德来的，可不是步行哟，而是坐船来的！水上走不来，小鬼！”

这话听来真好笑，又不明不白。须知在我家的楼上倒是住着几个染了毛发的大胡子波斯人，而在地下室里则住着一个黄肤色的加尔梅克老头儿，以贩卖羊皮为业。跨上楼梯的栏杆可以一直往下滑行，要是摔倒了，就会翻着筋斗一头栽下去，——对此，我知道得很清楚。这跟水有何相干？这话说得好糊涂，既不对又好玩。

“我又怎么是小鬼呢？”

“因为你总爱吵吵嚷嚷呗。”她也含笑说道。

她说话十分亲切，叫人开心，又有条有理。从她来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喜爱上了她，此刻我希望她带我快点离开这间屋子。

妈的样子使我很难过：她的泪水和哭号使我有一种新的不安的感觉。我头一次看见她这副模样儿——她向来板起一副面孔，话语不多，清清爽爽，利利落落，人高马大；她身板结实，手劲特大。可眼下她却大变样，一身臃肿蓬乱，身上衣服给扯得稀烂，怪不雅观的；原先头上的秀发梳得平整光洁，像一顶亮丽的大盖帽，如今则披散在赤裸的肩头，遮住了脸，编成辫子的那一半头发耷拉着，接触到了爸那熟睡的面庞。我在屋子里都站了老半天，她却始终没有瞥我一眼——只顾梳理爸的头发，哀哀恸哭，泪水如注。

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子和一名警察从门口往里张望。那个警察怒气冲冲地吼道：

“快点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玄色披巾，给风一吹，像帆儿似的鼓了起来。这使我忆起爸有次带我乘坐帆船的往事。我们玩着玩着，突然响起了一声炸雷。爸笑了起来，用双膝紧紧夹住我，大声说道：

“没事儿，好崽，别怕！”

妈猛地从地上挣扎着爬起身来，但没站稳随即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头发散落在地上；她双目闭紧，脸色苍白铁青，也像爸似的齜着牙，用瘆人的声音说道：

“把门关上……阿廖沙——滚开！”

外婆把我一推，冲到门边喊道：

“乡亲们，别怕，不要动他，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们走开吧！这不是

霍乱病，是要生孩子了，别那么想，老乡们！”

我缩进一个阴暗角落里的大箱子背后，只见妈在地上蜷曲着身子，痛苦呻吟，上下牙齿咬得格格响，外婆则在她的身旁，乐呵呵地柔声儿说道：

“为了圣父和圣子吧！你就忍着点儿，瓦留莎^①！但愿圣母保佑……”

我心里挺害怕的。她们在爸身旁的地上爬来爬去，不时碰撞到他，哼哼哧哧，放声嘶叫，他却一动不动，仿佛还在笑哩！她们就这样在地上折腾了好久；妈好几次站起身来，旋即又倒下去；外婆像个大黑软球似的从房里滚进滚出；随后，黑暗中突然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声。

“算你有福，主啊！”外婆说道，“是个男孩！”

她于是点燃了蜡烛。

以后的事我就记不起来，大概是在角落里睡着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凄凉坟地上的一角：我站在一个滑溜溜的小土堆上，眼看爸的棺材被放进墓坑里；坑底积满了水，还有好几只青蛙，有两只还爬上了黄黄的棺盖。

站在墓旁的，有我、外婆、一个浑身湿漉漉的警察和两个手持铁锹的气呼呼的庄稼汉。温润的雨点像断线珠子似的，洒在大伙儿的身上。

“埋吧。”警察说完，便走到一边去了。

外婆哭了起来，用头巾的一角掩面而啼。两个庄稼汉当即弯下腰，急急忙忙把土铲到棺材上，坑底的积水发出一阵阵的扑通扑通声响；两只青蛙跳下棺盖，开始往坑壁上爬，却被土块打落坑底。

“走开，阿廖沙。”外婆拉着我的肩膀，说道。我挣脱了她的手，不肯走开。

“你好厉害，主啊。”外婆不知是埋怨我，还是抱怨上帝，她低下头，默然站了好久；直到墓坑被完全填平，她却仍然呆立不动。

两个庄稼汉用铁锹拍拍土，砰砰直响；刮来一阵风，把雨刮跑了。外婆牵着我的手，穿过无数暗黑的十字架，向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要哭几声呢？”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问道，“你本该哭几声才是呀！”

“我不想哭。”我答道。

“好啦，不想哭，那就不哭得了。”她轻声细气地说道。

① 这是对阿廖沙的妈妈瓦尔瓦拉的爱称。

这一切都十分奇怪：我一般不爱哭，除非是怄了气，我疼痛时是不会哭鼻子的；我一哭，爸总是笑话我，妈会大声一吼：

“不许哭。”

随后，我们坐上一辆小马车，行驶在一条很脏的大街上，两旁都是深红色的砖房。我问外婆：

“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的。”她答道，“上帝保佑它们！”

爸、妈都不曾这样一再亲切地谈及上帝。

几天之后，我、外婆和妈登上了一艘轮船的小舱；我那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裹着一条白布单，外面缠上红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从圆鼓鼓马眼似的小窗口往外张望；湿淋淋的玻璃窗外，不停地流淌着泛起泡沫的浊水，溅起的浪花不时打到玻璃窗上。我不禁往后一缩，跳上了舱板。

“别怕。”外婆用她那双柔弱的手把我轻轻抱起，重新把我放到那堆包袱上。

水面上灰雾蒙蒙；远处隐约现出黑糊糊的土地，随即又消失在蒙蒙的雾霭中。四下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惟独我妈双手反枕在脑后，倚靠舱壁站着，直挺挺的，纹丝不动。她的脸色阴沉，铁青，茫然失措，双眼紧闭，她始终不吭一声，全然变了，变成了我不熟悉的人，连她身上的衣服也使我觉得陌生。

外婆多次悄声儿对她说：

“瓦里娅，你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啊？”

她默不吱声，纹丝不动。

外婆跟我总是轻声细语，而跟妈说话的声音就要大一些，但有点儿小心翼翼，怯生生的，而且说得很少。我觉得她有点怕妈似的。这我看得很清楚，从而跟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妈蓦地发怒，大声吼道，“水手在哪里？”

瞧她的话说得好怪呀，什么萨拉托夫啦，水手啦，真把人给弄糊涂了。

进来一个头发斑白的肥大胖子，身着蓝衣，拿来一个木匣子。外婆接过

木匣，把小弟弟的遗体放了进去，随后她伸出双手，托着木匣子往舱门走去，但由于身子太胖，她只有侧身才能通过那扇狭窄的舱门。她于是站在门边，好一阵犹豫，模样儿引人发噱。

“哎呀，妈妈，”妈一声喊叫，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小棺材，她们俩便走出了舱门，我则留在舱里，上下打量着那个蓝衣人。

“怎么，死的是你老弟吗？”他朝我弯下腰来，问道。

“你是什么人？”

“水手呗。”

“萨拉托夫是谁呀？”

“一个城市的名称。瞧，窗外就是！”

窗外有一块土地在移动；那是一条黑压压的陡峭河岸，笼在雾霭中，恍如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面包。

“外婆去哪儿啦？”

“埋葬小外孙去了。”

“是土葬吗？”

“不土葬还怎么的？”

我给水手讲了，在埋葬爸时，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他一把将我抱起，紧紧地搂住我，又亲了亲。

“啊呀，小家伙，你真懵然无知哟！”他说道，“犯不着去怜惜那两只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可怜可怜你的妈吧——你看她多痛苦！”

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呜呜的汽笛声。我知道这是轮船在拉汽笛，所以并不害怕。那个水手急忙把我放下，奔了出去，边跑边说：

“得快跑啊！”

我也想跑出去。我跑到了舱门外。昏暗的过道里空空荡荡。离舱门不远处的梯蹬上的铜条闪闪发光。我往上一看，见乘客们背着包袱、拎着提包在走动。他们显然都要下船，我就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众人走到船舷的跳板前时，大伙儿都冲我嚷嚷：

“这是谁家的？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人们推撞我，拍拍我，摸摸我，好久好久。最后，那个斑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一把将我抱起，说道：

“他是来自阿斯特拉罕，从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跑进了船舱，把我往包袱堆上一放，临走时一手指着说：“再乱跑我就会收拾你啦！”

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次平息下来，轮船已不颤动，水也没有打得船儿砰砰响了。船舱的舷窗外堵上了一层湿淋淋的水墙；舱里黑黢黢的，密不通风，包袱堆似乎在膨胀变大，挤压着我，闷得我透不过气来。兴许我就这样一个人永远留在这空空荡荡的轮船上无人过问吧？

我走到舱门边，门打不开，铜把手怎样也扭不动。我绰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使劲向铜把手砸过去。奶瓶砸碎了，牛奶溅了我一脚，流进靴子里了。

我开门不成，心情懊恼，便躺在包袱堆上，轻声啜泣，哭着哭着，也就睡着了。

待我一觉醒来，轮船又响起了砰砰声，不住地颤动颠簸。舷窗亮晶晶的，像个小太阳。外婆坐在我身旁梳头，紧蹙眉峰，嘴里在咕哝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古怪，密匝匝的，盖住了她的双肩、前胸和两膝，一直拖到了舱板上，乌油油的，泛出蓝光。她探出一只手，把头发从舱板上稍稍托起，悬空握住，使劲把那个齿儿稀疏的木梳子插进厚厚的发络里；她歪起嘴角，乌黑的双眼闪现怒火，在这一大堆头发的衬托下，她的脸儿显得很小而可笑。

今天，她似乎很凶狠，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怎么长得这么长时，她又用昨天那轻柔和悦的声调答道：

“看来，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要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的！年轻时，我曾以这些马鬃似的秀发而引为自豪，到了老年，我又诅咒它了！你就睡吧！还早得很，一轮红日才喷薄而出哩……”

“我都不想睡了！”

“嗯，那就不睡得。”她当即表示了同意，接着，一边梳辫子，一边朝长沙发那边看了看，妈正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直挺挺的，“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给打碎了？你小声点告诉我吧！”

她的话语宛转如歌，字字句句恰似花儿的轻柔，鲜艳，亮丽，易于被我记住。她笑的时候，两颗樱桃般的黑眸便扩大，闪现出难以言表的愉悦光泽，欢快的微笑常常展牙露齿，雪白而又坚固，别看她面颊上的皮肤黝黑，多皱纹，但整个脸儿仍显得年轻和白净。美中不足的是脸上嵌上一个大红鼻子和那朝天鼻孔。她嗅鼻烟，用的是一把镶银的鼻烟壶。她浑身上下都是青衣玄服，但双眸传神，透露出发自内心的永不熄灭的光芒，既令人欢快，又暖人心田。她背有点儿驼，近乎伛偻，身子很胖，但行动敏捷灵巧，像一只大猫

——她的性格也正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那样温柔。

在她到来之前，我仿佛藏在黑暗的角落里睡大觉，但她一来，便把我唤醒，领着我走进光明，将我四周的一切都缀成一根连续不断的线，编织成五光十色的花边，而且立即成了我终生不易的朋友，成为最合我心意、最能理解我的亲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充实了我，使我具有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艰苦的人生。

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缓慢，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达下诺夫戈罗德，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的美好时光。

那几天的天气晴朗，我和外婆从早到晚都在甲板上待着，头顶澄澈的蓝天，行驶在伏尔加河金秋时节的披绣两岸。这艘橘黄的轮船后边用一条长长的缆绳拖着一艘驳船，正在劈波斩浪地逆流而上，轮叶不紧不慢地懒洋洋拍打着瓦蓝的河水，砰砰作响。灰色的驳船，活像一只大龟。太阳悄没声儿地爬上了伏尔加河上空。每时每刻，周遭的景色都在变化更新；黛绿的群山恰如大地锦绣衣衫上的华丽皱襞；一些城乡散落在沿河两岸，远看宛如一块块蜜蜂饼干；水面上漂浮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瞧，景色多美！”外婆在甲板上往来徘徊，时刻絮叨着这些话。她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瞪大双眼。

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把我都给忘了：她站在船舷旁，两手交叉在胸前，面露微笑，默然不语，眼含泪水。我不时扯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

“啊？”她猛然一怔，“我像是打了个盹，做了个梦。”

“可你为什么泪汪汪的？”

“小宝宝，这是高兴的泪水，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笑吟吟地说道，“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活了一大把年纪，都六十个春秋啦。”

她闻了闻鼻烟，就开始给我讲述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有心肠好的强盗，有圣人贤达，还有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

她讲故事时的声音很低，表情神秘，俯身对着我的脸，大睁着双眸，逼视着我的眼睛，似在往我心里注入能使我奋起的一股活力。她故事讲得像唱歌似的，越往下讲，越是流畅自然，宛如天籁，悦耳动听。我听着听着，总是求她：

“再讲一个！”

“那就再讲一个得了：有个灶神爷，拿根面条儿扎进自己的脚心，他摇来晃去，哇哇直叫：‘哎哟，小耗子，好痛啊！哎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

她抬起一只脚，用手握住它，摇摇晃晃，蹙眉敛额，一副怪相，仿佛她的腿真疼痛似的。

四周站着几个水手，都是一些蓄着大胡子的可爱的人儿。他们边听边笑，夸她讲得好，也提出要求来：

“哟，老太太，你就再讲一个吧！”

接着，他们又说道：

“走，跟咱们一道吃晚饭去！”

晚餐时，他们请外婆喝伏特加，招待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因为船上个人，不准大家吃水果，见到水果，他便会一把抢过去，扔到河里。这人的穿戴挺像是个警察，制服上钉有铜扣子，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避之唯恐不及。

妈极少上甲板走动，老是避开我们。她始终三缄其口，默然无语。她身材高大匀称，闷闷不乐，脸色铁青，浅色头发编成粗大的发辫，像沉重皇冠似的扣在头顶。她浑身健壮有力，如今回想起来，就像是裹在云里雾里一般，她那双也如同外婆一般大的灰眸正是透过这障云雾，冷冷地、远远地观察着世道人情。

有一次，她厉声说道：

“娘，人家都在笑话您呢！”

“上帝保佑他们！”外婆不以为意地答道，“让他们笑去呗，让他们笑个痛快得了！”

我还记得外婆一看见下诺夫戈罗德，就高兴得像个孩子。她拉着我的手，领我去船边，大声叫道：

“你瞧瞧，你瞧瞧，好美啊！好孩子，这就是下诺夫戈罗德！这才是人间仙境哩！你瞧那些教堂，就像是在青冥中翱翔似的！”

她于是几近哭声地恳求妈说：

“瓦留莎，你且瞧瞧，好吗？快来瞧瞧，你兴许是忘了这个地方了！你也来高兴一下吧！”

妈苦笑了一下。

轮船停靠在这座城市的河心中，河里挤满了船只，上百根的桅杆直指蓝天。这时，一艘载满人的小艇向轮船款款靠近，一根竹篙搭住了轮船放下的

舷梯，人们开始一个个地爬上了甲板。快步走在头前的，是一个身着黑长袍的干瘦小老头，他蓄一撮金黄色的胡须，长一个鹰钩鼻和绿莹莹的眸子。

“爹！”妈用浑厚、响亮的声音喊了一下，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他抱住她的头，用红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两颊，尖声喊道：

“你都怎么啦，傻妮子？哎哟哟！这就好了……唉，你们这些个家伙啊……”

外婆像陀螺似的旋来转去，刹那间，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了一遍，热吻过了。她把我推到众人跟前，急忙说道：

“喂，快上前去！那是米哈依尔大舅，这是雅柯夫二舅……纳塔莉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卡捷琳娜表姐，他们都是咱们一家人，你瞧有多少人啊！”

外公问起了外婆：

“你好吗，老婆子？”

他们连吻了三次。

外公把我从人堆里一把拉出，搂住我的脑袋问道：

“你是从谁家溜来的？”

“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的是什么话？”外公转身去问我妈，还没待回答，就一把推开了我，说道：

“颧骨长得像死去的他爸……都下船吧！”

上了岸，我们一行人循着山坡小道往上走，小道上铺满大块的鹅卵石，两旁高高的坡面上覆盖着倒伏的枯草。

外公和妈走在众人的头里。他的个头儿小，只够上妈的肩膀，但迈着飞快的小步，妈则从上往下地俯看着他，像是腾云驾雾似的。两个舅舅默默地尾随在他们的身后：头发乌黑闪亮的米哈依尔，像外公一样干瘦；长着浅色鬈发的雅柯夫，还有几个肥胖的女人，衣服鲜艳，六个小孩，都比我年长，性格文静。我跟外婆和小个子纳塔莉娅舅妈走在一起。这位舅妈一脸苍白，蓝眸，挺着个大肚皮。她常常停下喘气，小声儿说道：

“哎哟，我都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拉你来？”外婆生气地埋怨道，“都是些蠢家伙！”

我不喜欢这些人，大人和小孩都不喜欢，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就连外婆也有点变了，变得跟我疏远了。

我极不喜欢外公，我当即感觉到了他的敌意，我于是对他特别留意起来，对他既畏惧又好奇。

我们上了坡。在坡顶最高处，紧靠右边斜坡，便是一条大街，街上有一座低矮的平房，墙上涂的是脏兮兮的红漆，屋檐低垂，窗户外凸。从外表看去，我似乎觉得这栋房子蛮大，但里面却不尽然，分割成一间间的阴暗小房子，显得拥挤不堪。处处都像停靠在码头的轮船一样，尽是忙碌、气愤的人群，孩子们则像是一群奸狡的麻雀，蹦来跳去，到处都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陌生气息。

我走到院子里。院子里也令人不快：满院都挂的是大块的湿布，还摆放着许多大木桶，桶里盛有浓稠的五颜六色的水，水里也泡着湿布。院角上一间半倒塌的低矮厢房里，炉火烧得正旺，有个东西开了锅，咕嘟咕嘟地直响，一个隐形人高声呼叫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紫檀色染料——品红——白矾……”

二

一种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离奇古怪的生活开始了，而且以极快的速度展开了。在我的记忆中，这种生活就像是由一位善良而又诚实过头的天才所娓娓道来的冷峭童话。如今再使这段往事鲜活在记忆中时，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竟会有那等事发生，对其中的许多事我很想提出异议，予以否认——因为“那一些蠢家伙”的黑暗生活充斥了太多的残酷勒索。

不过，真理毕竟高于怜悯，更何况我又不是在说自己，而是讲的那个令人窒息、情景可怖的狭小圈子，它是普通俄国百姓曾经有过、迄今仍备受煎熬的实际生活。

外公家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炽热的仇恨气氛：不仅大人中了仇视之毒，就连孩子们也被卷入到了这一敌意的涡流。我从外婆的口里得知，妈来的那些日子，正是她的两个弟弟为分家之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妈这次突然归宁，更使他们那分家的欲望愈益强烈，越发尖锐了。他们担心我妈会要求把那份本是为她备下、却被外公扣下（只因违拗外公意愿，“自作主张”出阁）的嫁妆归还给她。两位舅舅认为那份嫁妆应当由他们两人平分。加之他们早就相互之间争得你死我活，为的是谁该在城里开染坊，谁应搬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村去开染坊一事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原书缺页